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源紀畧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省蘭

謄錄監生

臣

蔣濂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十八

證古五

青海重源上

謹案自古論大河之重源者漢以來多以為出於積石說者謂舉積石大山以包舉全境非謂積石山西無復上源蓋以地勢荒遠言之從畧遂無能指明其重發之形勢者元以後始以星

宿海為河源其又西境邈無聞焉至謂史漢所紀張騫所窮皆不足信何疑古之過甚也良由窮探止於星宿未覩黃水真源則其上接崑崙鹽澤者皆不能取信數百年來無由確指其故
恭逢

皇上遣使窮源得真源于噶達素齊老之天池

訓諭昭垂挾千古未窺之奧蓋河水重源至今日而始定亦至今日而始盡謹以

欽定輿圖與古籍之可按者一一參考恭著于篇昔唐賈耽著吐蕃河源錄四卷吐蕃東境即今青海全部版圖內屬靈瀆著明援古證今總見聖朝考訂之遠軼於前代也

史記大宛傳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謹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山海經西次三經東望泐澤郭注即

河之重源所謂潛行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水經注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諸書言河自鹽澤伏流重源潛發與大宛傳合但大宛傳渾言鹽澤之南河源所出不謂其出于積石也禹貢言導河積石謂治水施功之始可知河不出于積石矣茲故首載大宛傳而諸書胥從汰焉

又案西域河源與青海河源考古諸家往往歧

而為二 臣 等伏讀

諭旨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皆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又伏讀

御製河源詩案語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仰見我

皇上睿識淵深垂示精義正定古今異同之說攷胡渭
謂吐蕃河源篤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河源
具載于史漢豈為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
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
連為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
石為中國河者幽閼難知也胡渭此說最為切
中夫伏地潛流之水甚多不獨一河為然何獨
於河而疑之也河自羅布淖爾伏流千五百里

潛發于噶達素齊老之上流為阿勒坦郭勒為
星宿海之上流考噶達素齊老為巴顏哈喇山
所結之峯河源出此正當羅布淖爾之東南大
宛傳云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馬遷
此文洵足以闡明河道特其時未有能詳探確
證指明其地故阿勒坦郭勒必待

聖朝而始彰著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

河關西今西寧州諸羌唐党項吐谷渾地也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

吳澄書纂言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

曰悶摩黎山河源非出於積石禹貢導河自積石始也

新唐書吐蕃傳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又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

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羌地曰河
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始五百里磧廣五十
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窵狹故號磧尾隱測
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大畧如此

輿地廣記至唐之時吐蕃為大國居積石西唐聘
使往來一二始見黃河在吐蕃中西南數千里向
東北流於積石河相連而吐蕃又言崑崙在其國
內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直莫賀

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

謹案吐蕃傳紫山三山中高而四下直大羊同
國古所謂崑崙者也一曰悶摩黎山河源其間
考悶摩黎山當為今枯爾坤枯爾坤以巴彥哈
拉山阿克塔齊沁巴爾布哈三山並峙得名昔
人不察遂誤指以為崑崙山也但通典大羊同
國北直于闐今阿勒坦河出於枯爾坤其直北
為安西燉煌不與于闐相屬大羊同國既北直

于闐則閼摩黎山所直者固在大羊同國之東
北矣阿勒坦河又在鄂敦他拉之西為窮河源
者所未嘗窮之境唐使所覩亦約畧近之未為
能實指其地也

又案閼摩黎山河源其間去今之巴顏哈喇山
不遠巴顏哈喇山距星宿海西三百餘里噶達
素齊老即其山所結之峯也明僧宗泐謂河源
出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聳牛河

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
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其境亦與
巴顏哈喇山相近胡渭云篤實謂河源從平地
湧出而宗泐則曰出抹必力赤巴山百餘年間
聞見異辭今考河源實出於山不出平地宗泐
所傳之抹必力赤巴山即不足信而今之噶達
素齊老為巴顏哈喇山所結之峯實河源所自
出見諸實測又與唐書悶摩黎山相合是無可

疑矣蓋元使所見星宿海從地湧出特為阿勒
坦河之所匯非河源治發如此也若今之巴顏
哈喇山元使實未之見故但以從地湧出者為
河源耳宗泐之言固有近是者特其即以抹必
力為正源而不知西域諸水之交貫則仍襲前
說之誤而不覺耳

又案劉元鼎謂吐蕃河源直莫賀延磧尾五百
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寔狹

故號磧尾考新唐書羈縻州有溫鹿州都督府

以突騎施索噶莫賀部置方輿紀要謂火州

當作

和卓有莫賀城火州即車師前庭也莫賀延磧當

與莫賀城相近新唐書吐蕃傳曰吐蕃遂張入

馬嗜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

莫賀延磧以臨燉煌新唐書郭孝恪傳高昌限

以沙磧隔絕中國侯君集傳高昌不臣拜交河

行軍大總管出討君集次磧口此所云磧口即

莫賀延磧口也然則莫賀延磧西距車師東接
燉煌一統志伊州在哈密境內東南取莫賀延
磧路至瓜州九百里然則莫賀延磧在哈密東
南即燉煌路故劉元鼎云自沙州西南也宋史
外國傳伊州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
鬼魁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鬼魁磧當即莫
賀延磧也唐吐蕃傳云莫賀延磧二千里則磧
之廣當亘車師以西瓜州以東矣又考吐谷渾

傳道宗等破伏兄於庫山伏兄謀入磧疲唐兵
庫山在西寧衛西正當莫賀延磧故伏兄既敗
謀入此磧磧可以入則沙積成山輿阻可知又
考吐蕃傳焉耆國自隋亂磧路閉突騎支請開
大磧道以便行人即此磧也蓋積沙成磧至於
閉絕則沙力至堅蒲昌海在古焉耆境適當莫
賀延磧之西河水至此擁遏不流者勢也然既
難潰磧而流出其上必反順磧而潛行其中至

磧尾五百里之地則沙力弱矣沙力弱而河水
重源遂發於此吐谷渾傳又云伏允走圖倫磧
將托于闐考于闐在吐谷渾之西莫賀延磧自
車師東南入吐谷渾界亦當于闐東南故必走
圖倫磧乃至于闐然則圖倫磧當近莫賀延磧
尾矣又老通鑑唐紀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
源至且末窮其西境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
考異謂圖倫磧即突倫川蕃語轉耳據此則莫

賀延磧近吐蕃者既名圖倫磧又名突倫川變磧言川或即磧尾之河支流北繞者乎

右青海河源重發之境

宋史河渠志今西蕃朵耳思部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勒罕

哈勒罕舊作哈勒海今譯改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在吐蕃朵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七八十里履

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敦他臘鄂敦譯言

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

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

匯為大澤曰

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

鄂敦他臘

楞諾爾

鄂敦他臘舊作火敦腦兒鄂楞諾爾舊作阿刺腦兒今譯改

謹案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

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

虛之地又達於柏海北望積石觀河源之所出

馬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
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
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
而還合此二傳考之皆云達於栢海北望積石
則栢海在積石之南明矣侯君集傳謂歷破邏
真谷過星宿川至於栢海考隋志烏海在河源
郡西又考通典謂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鄯城
即西寧衛是烏海東北距西寧不過五百里既

過烏海乃至星宿川既過星宿川然後至柏海
則星宿川又當在柏海之東矣蓋君集道宗自
南路出師又由東躡西遂至柏海之上也今之
鄂敦他臘為星宿海要與君集所云星宿川有
異考一統志謂唐時柏海近河源而星宿川尚在
其東宿謂星宿川自是黃河之別名非今之鄂
敦他臘其柏海似即今之扎凌鄂凌澤此說最
允伏考

欽定輿圖自鄂凌淖爾東至巴顏圖渾嶺下有泉小大
五十餘泓曰厄得靈忒得靈鄂模俱向白土河
東匯入河水道提綱謂厄得靈諸泉並湧亦若
星宿海然其水在鄂凌淖爾東或即君集傳所
云星宿川歟又考鄯州西二百四十里別有星
宿川然則以星宿名川者非一未必其概為星
宿海也又考吐谷渾傳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
文成公主築館河源美贊率兵次栢海親迎太

平襄宇記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江夏郡王
道宗送之美贊親迎於河西源唐會要云美贊
至栢海親迎於河源一云栢海一云河西源一
云河源則栢海即河源矣而吐谷渾傳道宗云
栢海近河源則栢海尚未至河源之盡境襄宇
記以栢海為河西源當時以積石為河源故侯
君集傳云北望積石覽觀河源豈非以栢海又
在其西南故云河西源乎

又案河源志謂鄂敦他臘羣流奔轅五七里匯
二巨澤名鄂楞諾爾是鄂敦他臘與鄂楞諾爾
名異鄂楞諾爾即宋史河渠志所云哈勒罕也
朱思本謂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
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
大澤曰鄂敦他臘所謂星宿海者也星宿海東
北流百餘里則為今扎凌鄂二海凌而朱思本
乃統名為鄂敦他臘當不如河源志之析

欽定輿圖星宿海東南流注於扎凌海自扎凌海東五
十里為鄂凌海而河源志云自星宿海五七里
滙二巨澤又知不及輿圖之析也

右河出星宿海滙為鄂楞諾爾即鄂敦他臘
扎凌鄂凌淖爾

宋史河渠志流出復瀦曰哈喇海東出曰赤賓河
元史河源附錄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
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有水西南來名伊

拉濟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

黃河

伊拉濟舊作亦里出呼蘭舊作忽蘭伊拉齊舊作也里木今俱譯改

謹案河自鄂凌淖爾東至郭羅歸淖爾凡百里當即所謂行一日至赤賓河者也又考西域同

文志今自鄂羅歸淖爾入河之後呼蘭淖爾之水東來注之別有歸德凌特德凌淖爾之水亦匯入焉應即元史所謂呼蘭伊拉齊諸河也一

統志稱自鄂凌海流出轉東北行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為黃故元史元始名黃河也又考

欽定輿圖鄂羅歸淖爾至呼蘭淖爾額德凌特德凌淖爾入河之處約百里而河源志云行二三日又曰三四日者或其流險急約五六日方行百里也

宋史河渠志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

也

元史附錄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
譯言九渡通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
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
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半里其

深莫測

伊遜鄂羅木舊作
也孫幹倫今譯改

謹案呼蘭河額德凌特德凌淖爾入河之處河
源志皆名赤賓河河源志謂又一二日岐為八

九股此一二日亦約百里則當為海爾吉水入河之處其云歧為八九股者或即謂今之哈喇水庫克烏蘇河噶爾瑪克河烏捏河沙喇河巴爾河以次入河者歟河源志謂伊遜鄂羅木譯字九渡謂此諸河皆有津渡入大河也又云通五七里謂此八九股水通注入河其河廣五七里也胡渭禹貢錐指吐蕃河圖以為一河歧出為八九股分而復合於本文歧字之義頗合然

以

欽定輿圖考之此河無分為八九股者其旁枝之水皆
來會非歧出也仍當以實測為據不得以歧字
之誤致以來會之水為歧分之水也

又案河源志謂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當行二十
日所謂崑崙實今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今
西域同文志八九股水當在海爾吉水入河之
處又考輿圖自海爾吉水入河之處折而東至

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直路計四五百里而云
二十日蓋隋河屈曲不同直道故也

右八九股水即河行積石山西境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十九

證古六

青海重源
下

下

禹貢浮于積石孔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正義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闕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

導河積石孔傳施功發於積石正義河源不始於此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

史記大宛傳正義括地志河州有小積石山即禹貢浮于積石至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則東南潛行入土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

史記大宛傳索隱按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

源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閩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

漢書地理志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金城郡河關注積石山在西南羗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後漢書郡國志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焉

宋史河渠志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
奇爾馬察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
積石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

奇爾

馬察舊作乞里
瑪出今譯改

謹案宋代幘員徧狹凡河源經流之處皆遠隔
西夏非使節之所通故三百餘年之中儒者所
說河源皆依據傳聞影響附會惟宋史河渠志
為元順帝時托克托等所修在篤實奉使西溯

星宿海之後故所述河源一循朱思本之圖說
潘昂霄之志於水道曲折尚不大謬然既云河
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則在昆侖之東南矣何
以又云復繞昆侖之北核以方隅殊為乖舛豈
有繞山三面折而西注之理乎詳考其由蓋因
三昆都倫河入河之處正在大雪山南陲彼目
覩雪山高峻妄以崑崙擬之遂以入河旁支之
水牽混於河所經繞之山以致顛倒支離自相

矛盾伏讀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河蒙古語
謂橫為昆都倫修書者不解其故遂闌入回部之昆
侖以證漢武之事

審訓精詳於舊史致誤之由炳然直揭其所以然後來
談地理者可以永無疑竇矣

元史附錄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羅
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

伊拉瑪博羅舊作亦

耳麻不莫刺騰格哩哈達
舊作騰乞里塔今俱譚改

山海經西山經積石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
流註冒猶覆也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境中河
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水經注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
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
南流是山也萬物莫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
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

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
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
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
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
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元和郡縣志本漢舊縣屬金城郡故罕羌侯邑秦
滅為縣後遂因之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
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按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

中注於蒲昌海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故
今人目彼山為大積石此山為小積石

太平寰宇記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
在縣西北七十里禹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西域傳河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
中國河續漢書郡國志隴西河闕縣積石山西南
河水出焉

通鑑漢紀河出金城河闕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

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也

禹貢錐指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

也段頰傳自張披追西羌且闢且行四十餘日至
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
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栢海北望積石山觀
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
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
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
二十里又於洮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
五十里而積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

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
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
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辨曰漢河關縣宣帝
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
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
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
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
里本漢金城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城元和志積

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抱罕縣分
界抱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
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
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于有餘里
宜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
註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
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抱罕
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

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抱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闕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抱罕為界故唐初太

予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而
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
指瓜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
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
之積石為禹跡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
元篤實窮河源乃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
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
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

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一統志積石山即今大雪山番名阿木你麻禪母

孫山

即阿木索瑪勒占木遜山

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

里黃河北岸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高入

雲霧為青海諸山之冠山脈自河源已顏喀喇山

東來中峯亭然獨出百里外即望見之積雪成冰

歷年不消峯巒皆白形勢險峻瘴氣甚重人罕登

陟番語稱祖為阿木你險惡為麻禪蒙古稱冰為

母孫猶言大氷山也河源其南至山之東乃折而
北今土人以此山為西海之望山四時禱祀焉其
西海左右前後山之高大者共十三番俗皆分祭
之而以此為最蓋即禹貢之積石山唐時名大積石山
元史所名為崑崙者也自漢至唐初積石所在人
皆知之當時雖誤認龍支縣界之小積石為禹所導者
而大小之分仍在自唐以後其地淪於吐蕃人跡罕至
故後人但知有河州之積石而真積石反晦元篤實

窮河源訝其高大遂以崑崙目之潘昂霄朱思本輩
又不能考從而傳會之不獨崑崙無據而積石之跡從
此愈湮矣禹貢錐指辨之甚明然尚未知元史之崑崙即
積石也今以禹跡導河所起故詳考諸書改正之
謹案大積石即今大雪山番名阿木柰瑪勒占
木遜山考漢段熲傳餘羌復與澆河大羌寇張
掖攻沒鉅鹿塢熲且戰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
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一統志以段熲出張掖

塞至積石山與今甘州至大雪山道里相合遂
證大雪山為古積石最為允合又考吐蕃傳欽
陵曰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
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
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據此則甘州距積石明
云二千里與段頴傳自張掖出塞二千里至積
石可以互證水道提綱謂阿木你麻禪母孫山
即阿木奈瑪
勒占木遜山距甘州二千里則阿木你麻禪母

孫山之為大積石益無可疑矣又考新唐書吐
谷渾傳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數百伏允西
走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
栢海上望積石覽觀河源舊唐書吐谷渾傳亦
云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夫達栢海上云
北望積石山則栢海在積石之南可知在積石
山之南而云行空荒二千里則自庫山西南計
之也蓋道宗等既破伏允於庫山又追二千里

至積石南也考庫山在西寧衛西則直甘州西南數百里甘州至積石較遠故段頰出張掖塞至積石計二千里庫山至積石較近故道宗等自庫山至積石之南始得二千里也此皆可與段頰傳互證又考李靖傳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舊書云北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蓋追逐渾羌既踰積石而西南還望積石轉在其北也

又案導河自積石始則禹時積石未荒裔之外故胡渭禹貢錙指謂積石尚在禹貢雍州域內至漢書地理志謂在西南塞外羌中水經注云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自漢以後至於隋唐積石皆在蕃界絕遠內地此考証之所以易失其真也

又案析支雖近積石而積石自在析支西北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是為河

曲羌是河首積石在折支西矣應劭曰河首積石南枕折支是河首積石在折支北矣蓋西羌依折支而居在今大雪山東南折北之處故云河曲羌當為今烏蘭莽柰多渾嶺東南境一統志今大雪山東南黃河旋繞之處俗名出外河套即古折支河曲地然則折支之在積石東南即以河曲二字可以定界又考新唐書党項傳其主赤辭內屬以其地為懿嗟麟奇三十二

州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為中國地然則
党項在積石以東輿地廣記謂吐蕃居積石以
西續文獻通考吐蕃酋發羌唐旄等居折支西
後有樊尼者西濟至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羅
娑川然則積石以東為党項界積石以西為吐
蕃界通典謂党項在古析支之地可以知析支
在積石東也考後漢西羌傳貫友攻迷唐於大
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

渡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考
大小榆谷在河關西三百餘里賜支在河關西
千餘里迷唐自大小榆谷徙河曲相距八九百
里故云遠依也貫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而夾
逢留大河造河橋則逢留大河當在大小榆谷
之北即黃河也蓋欲從此渡河以擊迷唐耳此
逢留大河距賜支河首亦當數百里也唐吐谷
渾傳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太平寰宇記亦曰其

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雪山當為今
大雪山即河首也其即漢迷唐所居者乎西羌
傳又謂迷唐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則當逾
大雪山而西近於柘海河源矣又謂忍李父印
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則又在今河源西矣

又案通鑑唐貞觀八年李靖敗吐谷渾於大非
川後為吐蕃所據咸亨初薛仁貴討之至大非

川將趨烏海以烏海險遠議留輜重於大非川
又云仁貴前行破吐蕃於河口進屯烏海胡氏
曰河口積石河口也考通典烏海距鄯州五百
里太平寰宇記吐蕃去鄯善五百里過烏海入
吐谷渾部鄯州為今西寧府水道提綱大雪山
在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與烏海距
鄯善里數同然則烏海當與今大雪山相近仁
貴破吐蕃於河口進屯烏海胡氏以河口為積

石河口當謂今大雪山非謂小積石也考大非
川在鄯州鄯城縣西三百餘里仁貴既屯軍鄯
州之西大非川矣又西趣烏海安得復却而東
至龍支之小積石而破吐蕃於其地乎故知胡氏
所云積石河口當為大積石迤東之河而烏海
亦相連次故進屯烏海耳吐蕃傳烏海黃河關
源險奧又謂居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河源志謂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

消是烏海當近大雪山也

又案穆天子傳西濟於河用申八駿之乘以飯
於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郭註水岐成詩又曰
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闕縣南河出北山而東
南流其云在金城河闕縣即應劭所云河闕之
西也其云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蓋積石為今
大雪山河自噶達素齊老之天池發源滙星宿
海東南流逕積石之南其發源之山則在積石

西北故云北山也自西北流繞大雪山之南故云積石之南也上云飯於枝詩之中下云積石之南河則枝詩之中即積石之南河也今大積石之南有昆都崙河三源岐出同注於河殆即所謂枝詩之中歟

右積石即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

宋史河渠志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庫濟曰克特者合納鄰河所謂細黃河也

元史附錄河行崑崙南半日又西五日至地名庫
濟及克特二地相屬

謹案新唐書吐蕃傳右武衛大將軍出濶水道
伐吐蕃考唐十道圖濶水在党項羈縻州界貞
觀八年李靖伐吐谷渾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
彥出党項中行至濶水乘其無備襲之考党項
羈縻州自河首積石以東今濶水既在党項羈
縻州境而河源志謂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

日至地名庫濟克特則奇爾瑪察明在積石之東屬党項羈縻州地河經其間或即十道圖所云濶水矣

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以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抱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

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瑪
察二水合流入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
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
治官府州隸吐蕃等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案此為小積石元史誤

五日至河州安

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
河又一日至蘭州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
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

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
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也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

折

伯勒齊爾舊作別赤兒納琳舊作納都奇爾瑪察
舊作乞兒馬出必齊勒舊作必赤里今俱譯改

右河自大積石東北流入貴德州為中國河

朱思本梵圖說呼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

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伊拉齊河源亦出

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崇朱思本
圖說叙入

河枝水與潘昂霄河源志同此下附載入河枝水
其已見河源志者既具於前茲不復載而僅存思

本之說以
見梗概焉

謹案西域同文志以今呼蘭郭勒額德凌特德
凌淖爾為呼蘭伊拉齊諸水考輿圖呼蘭作庫
蘭呼庫忽一音相轉呼蘭庫蘭之為忽蘭古今
名猶不易也思本謂呼蘭伊拉齊俱出南山西
北流五百餘里二水相注今考水道提綱呼藍
河藍即出盭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
淖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呼蘭為忽蘭則枯

得勒古河即為伊拉齊矣呼蘭河合伊拉齊河
自西北入河即朱思本所云呼蘭河注伊拉齊
西北流入黃河者也朱思本所謂南山當為今
瑪穆恭托恩諸山呼蘭河及枯得勒古河源發
於此曲曲東北其里數當與思本所云畧合也
右呼蘭伊拉齊水

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囉海圖河合和囉
海圖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

河合

和囉海圖舊作懷里火禿今譯改

右和囉海圖河

河過克特與伊實已薩沁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

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伊實

已薩沁舊作亦西八思今譯改

哈喇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

河合自哈喇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赫

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奇爾

瑪察河合奇爾瑪察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赫伯舊作何以伯今譯改

自奇爾瑪徹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彭贊河源自彭贊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通扎薩克達實河與黃河合

彭贊舊作鵬薩扎薩克達實舊作扎塞塔失今譯改

右哈喇河奇爾瑪察河彭贊河即三崑都崙河謹案一統志云古爾板崑都崙河在四川松潘

邊外西北二百餘里有三河出賴杆山及納克
多母喇山之北相距各百里在西者名得特崑
都崙在東多木達都崑都崙又東名多洛崑都
崙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摠名古爾板
崑都崙河按此即元史所名納琳哈喇奇爾瑪
察及彭贊三河也據此則三河皆流三百餘里
注河而朱思本謂奇爾瑪察二水流九百里入
河彭贊河流七百里入河今以輿圖考之得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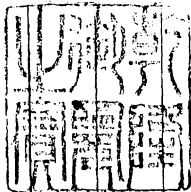
崑都崙河流逕二百里入河多木都崑都崙河
流逕二百餘里入河多洛崑都崙河流逕四五
百里入河北三河道里當以輿圖為正伏讀

皇上諭旨蒙古語謂崑都崙為橫此三河皆自東南流
向西北橫注于河故以崑都崙名與

聖義切相符合方知邊徼以外一山一水道里方隅必
如

聖學宏深網絡今古深通名義一一昭示乃能確鑿不

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源紀畧卷

二十至
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_臣蔣濂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

辨訛

臣等謹案尚論必期於徵信而考覈尤貴於謹嚴故欲求古人之是必當察古人之非能察古人之非然後可得古人之是此證古所以必資于辨訛者也蓋地志之書核實為難而河源之說鑿空尤甚即如崑崙一山也或以為在于閩之南又或以

為在蔥嶺之西或以為即吐蕃之紫山又或以為
即吐蕃之大雪山其他非河源所出之崑崙更無
論矣積石一山也或以為在臨羌之外又或以為
在河闕之內或以為河水所冒又或以為河水所
出其他謂積石反在崑崙之西益難憑矣河水發
於崑崙伏於蒲昌出於吐蕃此確乎不易之論也
漢使未至羌中故不知積石之上有重源唐人不
考西域故不知蒲昌之下有伏流此兩家之說所

以互有得失也後之談河源者好為異同或信吐
蕃而疑西域或信西域而疑吐蕃此說之所以不
一也蓋自周秦以降載籍難免于傳訛聲教不通
於殊域談天志怪多有其書別國方言不流中土
此向來考古之士所以昧於裁取者也所賴者聖
經猶存禹貢之篇班史尚留西域之傳我

皇疆圉邁絕古今

昭代圖書同文內外故敢用為據依得折衷夫

聖訓因河之初源以定崑崙因河之重源以知積石考
諸西域而知蒲昌海之下伏流匪虛驗諸吐蕃而
知星宿海之上真源顯著其他無稽之說附會之
書目不覩疆域之情形耳未聞山川之向背闢麗
誇竒證無為有甚至強指方隅橫徵故實東流所
逕之山反在發源以上西海已歸之水仍出濫觴
之前若此類者雖言之鑿鑿實索之冥冥尤當辨
其是以正其非蓋正其非乃所以存其是此豈

臣

等顓蒙之所及哉抑亦遭逢之至幸也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三十

辨說一

山海經

西山經崑崙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無達又西
三百七十里曰樂遊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又西三百里曰積石
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臣等謹案崑崙一山史冊所紀地名不同欲定崑崙之所在必先審河源之所出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回部三面皆山其天山以北水皆北流蔥嶺以西水皆西流而和闐南山之南亦無北流之水入回部中者至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諸河自出回部山中東流入於羅布淖爾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復出為河源而爾雅山海經諸書皆稱河出崑崙虛則崑崙之在回部昭昭可據矣伏讀

聖諭有云崑崙在回部中誠為千古不易之定論非向來考
據之家所能窺其萬一也至山海經所指之崑崙計
其道路反在積石之東千五百里又言河自積石西
流則其說至為謬誤此不得不詳加辨正也案禹貢
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又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叙積石為雍州貢道所經而崑崙遠屬西戎
則其在積石之西明矣又穆天子傳稱乙丑天子西
濟于河丙寅用伸八駿之乘以飲于枝詩之中積石之

南河丁已遂宿于崑崙之阿自積石西行越五十二
日乃至崑崙崑崙在積石之西又一證矣史記大宛
傳云于闐之東水皆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
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為中國河此即今回部諸
水東流注羅布淖爾又東南伏流沙磧中至阿勒坦
噶達素齊老再出為河源者也又案漢書地理志云

積石山在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
塞內至章武入海北即今青海所出之河會星宿
海過積石入河州為中國河者也博考羣書證以
圖志自于闐葱嶺之東水皆東流非西流至積石
一山尤在星宿海之東北其不可指為崑崙以西
之山明矣若如山海經積石在崑崙之西河水又
皆西流則河何以得入中國且禹貢所稱導河積
石至於龍門者反在西域之外矣有是理乎昔顏

之推以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
暨疑為後人羣入非其本文尤袤亦謂是先秦之
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頗為允當今考其所紀
山川方嚮在中土者已難為典要則崑崙積石河
流之遠在異域其不可為據依又曷足怪哉

又案積石者河水所逕之山非所出之山也漢地
理志云金城郡河闕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河闕
故縣在今西寧府西南邊外今去邊外西南五百

餘里有山曰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即禹貢積石山也河水行山南繞東麓轉西水經注以此為河曲梁寅河源記言河繞山之三面如玦然此為河水所逕之山灼然可見矣若如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則是以此山為河水所出矣自河源再出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會星宿海至此已九百餘里何得以此山為河水所出乎然淮南子前後漢志水經注諸書以及後人之說紛

然蹈襲皆謂河出積石者何也大率皆由誤讀禹
貢導河積石之文所致夫導河積石者言禹行河
自此始非謂河源出於積石也亦猶洛水出冢領
東逕熊耳而禹貢言導洛自熊耳淮水出胎簪東
逕桐栢而禹貢言導淮自桐栢從可知導水不必
定自發源之山也何獨至於導河而必謂自發源
之山哉鄭康成注禹貢謂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
成流孔穎達駁之云河出崑崙發源甚遠宣至積

石猶未成流又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
斯言至為允協自山海經以積石為河水所出而
讀禹貢之人盡為其所誤以致百家異說輾轉傳
訛率皆未睹地形鑿空附會竟成千古之疑案而
不可破矣

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
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
導積石山

謹案此與上西山經謂積石在崑崙之西河水冒以西流同一謬誤無庸更辨至云河水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其言尤屬荒誕案史記稱于閼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是西流入西海者則不復更東流注鹽澤矣若如山海經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則是流出西海之外矣禹所導積石山在西海之外河水既出海外安能復入中國流至積石

山耶

又案水經河水出崑崙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
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云云此乃悉踵山海
經之謬說而胡渭作禹貢雖指乃曲為之解云凡
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海非真海也今案史記
封禪書云三神山在渤海中漢書武帝紀云元光
三年春河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是渤海即為
大海豈有廣袤三百里之蒲昌海而得謂之渤海

者乎又案淮南地形訓亦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馭
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高誘注云渤海大海也
則渤海之非蒲昌海益明矣又案今回部河源自
發源至蒲昌海自蒲昌海至積石盡皆東流此乃
云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
積石山東西顯然相背何得以西流所入之渤海
強指為東流所入之蒲昌海乎又案西山經云不
周之山東望沕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汜汜

郭注云沕澤即鹽澤一名蒲昌海是山海經本以
沕澤為蒲昌海非以渤海為蒲昌海間考山海經
一書從無一水兩名之例今既名沕澤斷不又名
為渤海也又大荒經云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
注焉郭注云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
此則明言水既入海又復出海矣豈得亦以大澤
為海當之乎蓋山海經之渺茫難憑大率類是苟
必欲強加援引又從而為之辭亦何事不可相附

會乎

淮南子

地形訓上河水出崑崙東北馭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高誘注云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猶出也地形訓下河出積石高誘注云河源出崑崙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

謹案淮南子之言乃盡襲山海經之誤辨已見前

矣至高注云河水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
此語尤為可怪夫禹未治水之前河本出崑崙逕
積石入中國泛濫而為患者也禹之治水不過鑿
龍門播九河導之入海而已非河本由地中行而
禹導之使出積石也又案

欽定輿地全圖河水自蒲昌海伏流至青海復出相去
不過千五百里何得云伏流地中萬三千里乎至
書本云導河積石不云河出積石今欲附會淮南

予本文而改書辭以就之又何意乎郭璞注山海經亦云禹治水復決疏出之故云導河積石此又承高誘之訛也

史記

大宛列傳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裴駰集解鄧展曰尚書
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
不言出於崑崙也

謹案崑崙之說自昔相傳豈為虛妄惟漢世去上
古已遠而崑崙又僻在西戎是以拘墟之儒少見
多怪即以近屬河關數百里外之積石尚誤指為
河源而況遠及萬里之崑崙乎據遷所云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若是乎禹本紀山海經皆
荒誕不足信而所信惟尚書矣獨不思尚書亦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語乎案鄭康成注禹貢云
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
戎也而爾雅亦云河出崑崙虛禹貢為大禹所記
爾雅為周公所作豈亦故為荒幻之辭以誣後世
乎自史遷有烏睹所謂崑崙之說而漢書張騫傳
踵之至鄧展作注又言河出積石不出崑崙則誤

讀導河積石為河出積石矣司馬貞史記索隱辨
之云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
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冢領山乃東逕熊耳今推
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東流至積石始入
中國而山海經竝禹貢各互舉耳然則史遷之說
司馬貞固已不信之矣

漢書

張騫傳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放哉

辨已見上

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夾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

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謹案班氏所傳西域之山川形勢道理方嚮至為詳密叅以今之輿圖無不相合者獨以鹽澤為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則猶踵山海經淮南子諸書
之誤又漢時青海之地界在西羌使跡罕至睹聞
之所不及遂為記載之所不脩云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一

辨訛二

水經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注禹本紀
與此同

謹案崑崙在今回部嵩高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
北計崑崙至嵩高不及二萬里何得云去嵩高五

萬里乎鄺注云禹本紀與此同則水經乃襲禹本紀之說也

萬斯同水經河源辨云山海經言崑崙有三其一見西次三經之內曰崑崙之邱竇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不言其道理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此即西次三經之山但言有詳畧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

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而亦不言道理惟禹本紀言崑崙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崑崙五萬里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經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崑崙不過千里今言去崑崙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何得言河水出其東北陬

胡渭禹貢錐指云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案後漢

書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謹案萬斯同胡渭之說皆謂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者乃大荒之崑崙非河水所出之崑崙水經不當誤合為一今考史記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云海內

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郭璞注云自此
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
里見禹本紀則是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皆禹
本紀之言也既皆禹本紀之言則去嵩高五萬里
之崑崙即河水所出之崑崙矣何得以為非河水
所出而別指一大荒之崑崙以當之乎至胡渭又
引後漢書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之說而申
以崑崙更在西海之南云云若似乎大荒之崑崙

適合禹本紀五萬里之數者則其說愈巧而愈鑿
矣夫禹本紀明言河出崑崙則非大荒之崑崙可
知豈可因駁水經之誤而又自生一誤乎蓋水經
乃承襲禹本紀之浮夸而駁之者又紐合山海經
之荒誕以訛益訛展轉引伸何所窮極耶

其高萬一千里注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
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
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謹案諸書所云崑崙之高參差不一而淮南子尤
鑿而無據總之周秦以降中土之人目不覩所謂
崑崙者而人人胸中各橫一驚竒之見若似乎既
謂之崑崙自當高遠莫測矣影嚮揣摩橫加尺度
即一崑崙之高而已變幻不同如此其他尚有足
信者乎

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
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

謹案此數語乃仍山海經之謬辨已見山海經條

下

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
閼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

謹案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
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
導積石山積石之山下有石門云云此山海經之
言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此禹本紀之言也崑崙

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此淮南子之言也是皆荒誕之言未可據以為信漢書西域傳云河有两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是則可案諸圖志確乎不易之論也柰何為水經者漫無決擇既已強牽諸說混合為一又以崑崙積石二山加之於蔥嶺之上而繼以南入蔥嶺云云則是河源在蔥嶺之西北矣恭考

欽定輿地全圖回部之西為蔥嶺其北為天山其蔥嶺
以西水皆西流天山以北水皆北流則地勢之東
南高而西北下可知西北之水豈能逆流直上徹
數百里之重巒疊嶂而復出於蔥嶺之東乎是以
漢書但稱河出蔥嶺于闐未嘗言蔥嶺于闐之外
復有上源既無上源則崑崙不得在蔥嶺之西北
明矣至於積石一山近在西寧邊外五百餘里西
去蔥嶺五千餘里故漢書稱蔥嶺于闐之河東注

蒲昌海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奈何反加積石於
蔥嶺之上乎是以酈道元駁之云余考羣書咸言
河出崑崙淪於蒲昌出於海外逕積石為中國河
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考
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
經文異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
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
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考其書頗為足據然獨

於河水發源自蒲昌以上悉屬影響猜疑緣察其
致誤之由蓋作書時係取禹本紀山海經淮南子
西域傳稍為刪改雜綴成文非但不知夏禹王本
紀之難憑并且不知漢書西域傳之可據任情牽
合茫無主張遂使後人疑為蔥嶺之上復有河源
如郭璞注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
山于閼國復分流岐出此即承用水經之謬說也
蓋三國時內地紛爭西域阻絕覩聞不周記載叅

錯理則然矣惟我

聖朝大啟土宇混一內外圖書所通無遠弗屆匪特西
域舊疆瞭如指掌即葱嶺天山之西北亦復如在
目前遂使數千年未決之疑竇一旦豁然貫通亦
考古者之一大幸也

後漢書

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謹案此云河水出積石亦襲山海經淮南子諸書

之誤辨已見山海經條下矣

後漢書注

附

桓帝紀延熹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內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

謹案禹貢導河之積石在今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故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水經注云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

山在西羌之中漢河關故縣在今西寧府西南邊外而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此則禹貢導河之積石也至鄯州龍支之積石在今西寧府之東南八十餘里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謂一名唐述山者是也水經注云河北有層山甚靈秀巖堂之內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因名之為唐述山云云是此山本名唐述不名積石其謂之積石不知始自何人而注後

漢書者遂踵其失揆厥由來蓋緣禹貢導河之積石遠在河關西南羌中自南北朝時河關沒入吐谷渾久而不復中土之人遂不知河關以外之積石矣故隋大業二年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立名河源城在今西寧府東南其境內之積石山即唐述山也以唐述為積石因以積石為河源展轉滋訛不復詳究郡名既立貽誤遂多正不獨後漢書注為然矣考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

郡為河源軍在鄆州西百二十里又於澆河故城
置積石軍在鄆州西南北五十里是皆仍隨氏之
誤而不覺悟者也至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始云河
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
小積石山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小積石山在
枹罕縣西北七十里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
人目為大積石此則已知西南羌中之積石而加
唐述以小積石之名因目羌中積石為大積石小

大分名最爲明晰矣蓋二山之相去中間幾及千里且一在西寧邉外之西南一在西寧邉內之東南內外既異其方東西又殊其向彼此之各不相涉既已判然矣何事後之儒者紛紛之說猶自不一而足也尚書蔡沈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闕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既引漢書地理志似知河闕西南羌中之積石矣奈何復以鄯州龍支之積石相混以斷斷不能強合之二山而

必牽之使合乎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積石州即唐之積石軍也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此又宗蔡傳而失於考正者矣

隋書

地理志河源郡下云積石山河所出

謹案以積石山為河所出乃承用漢書之誤辨已詳見上卷矣顧此又自有其誤者則以積石山河

所出屬之河源郡下也蓋漢書所謂河出積石者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此禹貢導河之積石也隋大業二年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此積石山即唐述山元和郡縣志所謂小積石山是也既以唐述山一名小積石山為積石又因漢書積石為河所出遂以立河源郡之名此所以一誤而又再誤者也又考隋書地理志枹罕郡下龍支縣又有唐述山此則同一地理志前後不

數行而已自相矛盾如此其為書也踈矣

欽定四庫全書

河源紀畧卷二十二

辨訛三

通典

案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取其東北取屈從其東南流入
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
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閼國南山

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云案水經所云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

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
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
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
不絕大積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
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導河積石
者竟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民患積石之西
沙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為民患不事疏鑿以
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

是也固無禹治水之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
撰經者取為準的班固云言九州者尚書近之矣誠為
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
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
云此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純繆案此言惟憑張騫
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
闐出美玉所以張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

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
悉皆謬誤益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
從北方出且漢時羣羌種衆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
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
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
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
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尚書云織皮崑
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蔚宗後漢書云西羌在

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固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世人多不之覩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辨千古訛舛是故曲折言之

謹案杜佑之說不信積石在蔥嶺之北又斷積石
之西無禹功一切禹紀山經掃落不遺餘力誠可
謂魏晉以來之獨具卓識者矣顧以漢書西域傳為
不足憑蒲昌以下伏流為紕繆謂崑崙在吐蕃中
且誤指禹貢導河積石為在西平龍支縣界中是
皆拘墟錯誤之談未可為允當之論也夫自古言
河源者莫著於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而西
域傳之言尤為明晰蓋當日班超父子繼奠西垂

孟堅以其家人述其家事夫豈無耳聞目見者而姑妄言之嘗考西域傳之說證以今之

欽定輿地全圖其謂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云云是皆揆諸疆域正以方嚮隱度不失累黍者也又謂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今自和闐以北蔥嶺以東和闐喀什噶爾諸河皆東

注羅布淖爾和闐喀什噶爾河者即于闐蔥嶺河也
羅布淖爾者即蒲昌海也以今之地案之班書一
一皆相脗合夫豈妄作而能若是哉杜氏又曰大
磧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
此處豈有河流是不信蒲昌以下伏流之說矣不
知于闐河北合蔥嶺河東流三千餘里受水大小
十餘而盡注於廣袤三百里之蒲昌海果使其下
無伏流亦安得以容之乎且山海經云不周之山

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泐澤者
蒲昌海也潛者伏也是蒲昌伏流之說山海經亦
已言之矣又水經注云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
回湍雷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深流之上飛禽奮翮
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即河之所潛也又云河自
蒲昌有隱淪之證酈氏既謂蒲昌有隱淪之證又
詳叙其靈異如此夫豈無所見而云然乎又案

欽定輿地全圖自羅布淖爾之東南至阿勒坦噶達素

齊老千五百里其間沙連山斷伏流隱見可指者
小大相望不絕是豈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
之談而為昔之所無今之所有乎且水之有伏流
中土亦皆有之不獨河水為然恭讀

聖諭有云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然則河之伏流亦
曷足為怪乎又讀

御製河源案語有云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蓋河自
蒲昌初伏於沙磧之中潛流千五百里故當其始

發為色獨黃苟非挾沙以行豈有出山即成黃色
之水乎蓋唐人雖至吐蕃實未覩河水潛流發源
之處况自吐蕃西北至蒲昌海尚有千五百里其
間伏流隱見亦烏從得而知之哉杜氏斯言其為
擣昧之見矣至謂崑崙在吐蕃中則其說更為無
據不過信吐蕃自云崑崙在其國中一語耳夫自
古言崑崙者但聞在中土之西北不聞在中土之
西南故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水經云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若崑崙在吐蕃中則在中土之西南而不在西北矣且崑崙者產玉之山也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史記大宛傳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是產王者為崑崙無王者不得為崑崙矣今吐蕃無玉而于闐多玉豈得反以在吐蕃者為崑崙在于闐者為非崑崙乎杜氏又謂積石在龍支縣界中是誤以唐述山為禹貢導河之積石

石矣其失尤為顯著說已詳見後漢書注辨中不
必更為深論也至謂孟堅以禹貢導河自積石遂
疑潛流從此方出漢時羣羌不為強國未嘗遣使
詣羌中故不知吐蕃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
與積石山下河相連云云若斯之論深為允愜蓋
漢使未詣羌中故不知積石以上河源重發唐人
不究西域故罔聞蒲昌以下伏流顯然去其兩非
存其兩是遂成定論終古莫之能易矣

元和郡縣志

河州枹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案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故今人目彼山為大積石此山為小積石

謹案李吉甫分別大小積石之名最為明備辨以見後漢書註條下矣獨是猶仍漢書河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出於積石之語一似未知禹貢導河積

石之上尚有吐蕃河源者蓋意在徵引漢書遂未暇詳究其誤考古不精難免粗疎之誚矣

太平寰宇記

鄆州龍支縣下云積石山在縣南尚書謂導河積石謂此山也

謹案此亦以小積石為禹貢導河之積石辨已見後漢書注及通典條下

河州枹罕縣下云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

山在縣西北七十里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
河西域傳河東注蒲昌海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
河續漢書郡國志隴西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河水
出焉

謹案禹貢西域傳續漢書所言之積石皆大禹導
河之積石也唐述山一名積石乃小積石也樂史
既知唐述山為小積石矣自當更有大積石在乃
上文叙唐述山之為小積石既如此其清晰下文

引書又如此其相背上下各不相蒙蓋緣其意在
勸襲舊聞不察地形遠近遂致斯誤矣

唐書

吐蕃傳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故曰閼磨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
他水并注則濁

謹案唐書叙吐蕃河源頗為清晰但其間猶有未
盡愜者如以紫山為崑崙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
合衆流色赤云云是皆考古未精訪聞不實之語
也夫唐吐蕃之地即今青海是所謂紫山即巴彥
哈拉山是崑崙在回部不在青海前已辨之詳矣
而此乃云紫山即古所謂崑崙是考古未精也恭
讀

御製河源詩注云星宿海有泉千百湧出俱綠水惟西

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從東南流更折而西北廻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因會諸綠水黃色微淡自此合流東下屈曲千七百餘里至歸德堡挾沙激浪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讀

御製河源案語有云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是河源出紫山即黃因會諸綠水黃色反淡何得云始流澄緩下合衆流色乃赤乎蓋河自羅布淖爾伏流

行千五百里大磧之中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始
出潛源怒發挾沙以來其色不得謂之澄其流不
得謂之緩也夫地志之書事事皆當核實使後之
人案蹟推求固有不合始為盡善乃若唐書所云
考之于今相背有如是者豈非得之傳聞漫不加
察率爾而成記載者乎故曰訪聞不實也

